

从3月2日展开基础测量,到5月29日交会测量结束,69名国测一大队队员在珠峰奋战了89天。珠峰测高的荣耀,一波三折的磨砺,时时刻刻的生死考验,在他们眼里,最后都是来自珠峰的礼物。在珠峰深一脚浅一脚踩过的冰川、积雪,终于具象成一个数字:8848.86。

测珠峰的人： 8848.86米的险与难



2020年5月27日,测量登山队员在珠峰峰顶与国旗合影。(资料图片)

海拔5200米：“两次冲顶受挫,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”

登顶前一晚,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下大雪。“从26号早上一直下到27号早上,积雪三四十分厚。”自然资源部国测一大队副队长、2020珠峰高程测量现场副总指挥张庆涛回忆。

这是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进驻大本营的第50天。此前他们已错过两个登顶窗口期。每年10月到次年4月,是喜马拉雅的风季,风速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而增加。6月至9月是珠峰地区的雨季,多有雨雪交加或大风雪。只有5月会出现登山窗口期,有两三次适宜登山的机会,每次有连续两三天左右的好天气。5月6日,测量登山队第一次冲顶。8日,在海拔6500米前进营地待命的队伍收到消息,海拔7028米处北坳大冰壁有流雪风险,前进受阻。测量登山队员王伟记得,当时队员希望能先在前进营地待命,等等看天气会不会好转。“5月9号没法通过北坳大冰壁,肯定赶不上12号的登顶窗口期,坚持没意义。”张庆涛回忆,指挥部决定让队伍直接下撤到大本营调整。

5月16日,测量登山队第二次向顶峰发起突击。但受气旋风暴“安攀”的影响,7790米以上区域积雪过深,队伍再次下撤。测量登山队决定在前进营地驻扎休整,随时看情况往上冲。“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”在珠峰大本营,作为2020珠峰高程测量现场总指挥,自然资源部国测一大队队长李国鹏必须和指挥部做出决定:将原计划的12名冲顶队员缩减至8名,选拔有丰富登山经验的测量登山队员成立冲顶突击队。

5月27日上午11点,8名测量登山队员经过9个小时攀登,成功登顶。“登顶只是第一步,能不能成功架设觇标,能不能顺利测量,能不能采集到足够的数,这都是未知数。”张庆涛说。测量仪花费了较长时间进行调试。为确保测量准确性,两名队员摘掉手套,三名队员摘下氧气面罩,在峰顶无氧作业100多分钟。5月28号晚上8点半,测量登山队员下撤到大本营,数据被安排下载检查。晚上11点,经初步检查,数据安全,质量良好,满足要求。

海拔5600米：“每天醒来第一件事,看看有没有下雪”

测量登山队员登顶时,12名交会测量队员已在珠峰脚下6个交会点上等了8天8夜。他们要随时准备,在

队友登顶架设好觇标后,开始三角高程测量和交会测量,并持续2到3天。此次测量共设6个交会点,海拔5600米的西绒点是路途最危险、最难抵达的。驻守西绒点的交会测量队员程璐和队友上去三次,走过三条不同的路。

从海拔5300米的珠峰二本营出发前往西绒交会点,要横穿中绒布冰川。冰裂缝藏在碎石下,一旦踩到冰缝,就可能掉进去。程璐记得,第一次上西绒点,完全没路,花了10个小时才抵达。

前往交会点的路上,还随时可能遇到暴风雪。交会组组长李锋和队友第一次前往海拔5500米的中绒点,就在暴风雪中迷了路。他们深知,在这种地方,如果晚上回不到营地,在野外意味什么。三个人凭着感觉朝大方向走,晚上8点终于看到二本营的帐篷和队友们站在大雪里等待的身影。

通往交会点的路途大多艰辛危险,上下一回不容易。因此,在登山测量队员第二次冲顶无果后,交会测量队员并没下撤。李锋从没想过,会在荒无人烟的交会点待11天10夜。白天,交会点紫外线强烈,帐篷变得跟蒸笼一样,而长时间待在户外易晒伤皮肤;晚上呼出的气凝成霜,到早上变成冰碴子挂在帐篷顶上,稍翻身全掉在脸上。

在交会点等待队友登顶的8天里,程璐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是看有没有下雪,能不能看到珠峰顶。“不下雪才有可能登顶;能看到珠峰顶才可以测量。”

5月26日晚,交会点的队员收到27日冲顶的消息。程璐和队友早早睡下,李锋几乎一夜没睡着。第二天早上睁开眼,程璐得知队伍已往山顶冲刺,赶紧架仪器,从测距仪里看登山测量队员攀登的身影。

海拔6500米：“交出氧气面罩,等于交出峰顶通行证”

5月18日,第二次冲顶珠峰前,测量登山队队长次落公布了12名攻顶队员名单,王伟顺利入选。那天,从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到海拔7028米的北坳大冰壁,一路天气很好。但往海拔7790米继续攀登的途中,暴风雪来了。第二天上午11点多,队伍接到通知,海拔7790米以上区域雪深过米,为保障队员安全,再次撤回6500米前进营地休整待命。

回到前进营地的第三天,登山教练来找王伟。“他告诉我,把氧气面罩交

回去。在珠峰,氧气面罩就是通往峰顶的通行证。把你的氧气面罩收回去,意味着不让你登顶了。”虽然他为了登顶准备了5个多月,但他理解。

这样的遗憾,测量登山队员张伟琪感受得更彻底。在正式登顶前的第二次拉练中,他在海拔7400米冻伤手指。接受治疗后,接下来大部分时间,他被安排在大本营休整,等待手指康复,伺机上山,然而直到任务结束,他也没再上山。

海拔7028米：“脚踏出去一步,要深呼吸三四下”

通向峰顶的路上,海拔7028米的北坳大冰壁是绕不开的第一个危险点。

第一次攀登到北坳大冰壁底下,王伟被震撼得说不出话来。“从前进营地出发,海拔6700米有处平台,冰很厚,走在上面感觉像踩在玻璃上。再往前走是一堵冰墙,300米高,几乎垂直。”这就是北坳大冰壁。在教练带领下,队员们拉着一根路绳一步步往上走。“冰壁坡度特别陡,又有很深的积雪,脚踩过下面就空了,上面的雪容易流下来。这种情况最容易发生雪崩。”再往上走是几十米高的大冰川,风化得很严重,悬崖峭壁上伸出的石块像随时会掉下来。“攀登北坳大冰壁,脚踏出去一步,要深呼吸三四下,海拔再高点,甚至要五下。”第一次通过北坳大冰壁,350米的海拔高度,队伍走了6个多小时。第二次5个多小时,第三次4个小时。

在北坳大冰壁,还有队员要在这里完成测量任务。测量登山队支援组队员张卫东和两位队友花了两个小时从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抵达海拔7028米的北坳大冰壁,凿开冰面,挖一个长宽各1米、深1.3米的巨坑,将一块金属钢板插到底部,进行雪深系数数据采集。“急行军两个小时后,在极度缺氧的状态下,高强度工作3个小时,疲劳度可想而知。”张卫东说。完成工作后天快黑了,为了当晚返回前进营地,他们只能靠着路绳和头灯下撤。“雪特别厚,如果有人踩踏或滑落,就可能发生流雪危险。”张卫东说,当时三人商量好,彼此保持二三十米距离,前一个人顺利下去,就通知后面一个人下。“当时我们脚穿冰爪,我脚底滑了一下,冰爪踩到另一只脚的高山靴,整个人拱了一个圈挂在安全绳上,下意识就抓住绳子,还好人停住了,如果滚下去,旁边

就是悬崖。”

事实上,在珠海拔7000米以上的地方,危险无处不在。

“从海拔7028米的一号营地出来,就有很多深不见底的冰裂缝,有的被雪虚掩着,只能看到一个凹陷,根本看不到有多深。如果一脚踩空,很可能拉不上来。”第二次冲顶,队员们在满是冰裂缝的雪地里绕了很久,直线距离几十米的一段路,绕了好几个圈才走过去。

再往上走,海拔7500米的大风口,是珠峰攀登路上第二个危险点。

到达海拔7500多米时,暴风雪突然来了。王伟回忆,那天风雪特别大,他和两个教练相隔四五米远,基本看不到对方。风雪吹过来,必须得弯着腰,身体向着一侧,把重心降低,才不至于被狂风和暴雪刮走。

到达海拔7790米的C2营地时,王伟累得瘫坐在帐篷里。

在这里,王伟和队友完成了重力测量和重力仪测程调节工作。后来,王伟得知,经过数据质量分析,他们测得的海拔7790米的重力数据完全符合规范要求。

海拔8848.86米：“告诉小朋友,这个数字是爸爸测出来的”

5月27日中午,登山队员完成峰顶测量,下撤到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。储存有峰顶测量数据的U盘交到王伟手里时,他甚至有点颤抖。

返回大本营的路上,队友们走得飞快。当时,参加完大本营举行的迎接仪式后,几位测量队员和队长李国鹏匆匆钻进帐篷。大家同时打开四台笔记本电脑,插上U盘,打开软件读数据,确认所有数据都满足要求。

交会测量队员是5月29日回到大本营的。为了多测得几组数据,登顶测量结束后,他们在交会点又坚持工作了两天。

程璐说,珠峰留给他的,更多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。“在那种极端环境下,任何一件往日觉得很平常的小事,都好像有着不同的意义。比如,背着仪器、补给走在路上,有人说我帮你,那都是过命的交情。”

作为参与珠峰测量的一员,他和所有人一样觉得荣幸。“以后新的珠峰高度写进教科书,我可以骄傲地跟小朋友讲,这个数字是爸爸测出来的。”

来源:新京报